

世间万象

饼伯

刘业楠

老家小街入口处，有一对卖烙饼的老夫妇。每天下午三四点，待到孩童背着书包放学回家、家长带着孩子准备买一些晚间的吃食时，老夫妇的烙饼摊子就已经准备就绪。一个巨大的、竹条编织的饼筐，里面叠放着一张张厚重的、冒着喷香热气的烙饼，筐外再压上厚厚的棉布，确保饼子的温度不会流失。有顾客来时，说声要几块钱的饼子，老伯就会熟练地掀开盖，用木夹夹出一块饼，“呼”一声丢给老妇。妇人会用秤称好饼的重量，多退少补，商量好价格后，老伯就会高高扬起他的切饼刀，“咔嚓”几声，将饼刺成大小不一的块块，好让人装进袋中。

我家也常在那买饼。不为别的，就为那烙饼有一种别家都没有的麦香。烙饼伯伯曾骄傲地跟我说，他家有别家都没有的专用吊炉，用了几十年，所以烙出的饼子，外皮焦香，饼心绵软。许多人都是冲着这“一口香”来光顾，嘎嘣一脆，踏实、过瘾。

和人们爱吃脆皮相反，我喜欢吃绵软的饼心。每次买了饼，我总喜欢揭下饼皮留在袋中，喜滋滋地品尝饼心，不费牙，且香甜。爸爸总笑着说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并叮嘱我在外面绝不可如此，不爱吃的东西也绝不可撕下来丢在一旁。我慎重地点点头。

因为爸爸接我放学时常光顾饼摊，久而久之，饼伯就认识了我爸，也认识了烙。每次购买，不必说要多多少元的饼，饼伯就能准确地切好饼子，套袋给我爸带走。有趣的是，饼伯总会专门再挑出一块新的饼，专门从饼角切下一小块：“饿了吧？现在就吃吧！这是角，三面都是脆皮，有

劲，还香！”我尴尬地接过饼角——长溜溜地一条，皮多，瓤少。我很佩服他的刀法，是如何绕过饼心，切下了那么多脆皮。可我偏不爱吃脆皮，连一面脆皮都不爱吃，何况是三面？爸爸一面说“快谢谢伯伯”，一面掏出纸币和妇人找零。于是在饼伯热切且期盼的眼神中，我牢记爸爸“在外不爱吃的东西也不可以丢在一旁”的教育，矜持地咬了一小口。

虽然很热，但真的很硬，咯得牙痛。

饼伯的眼神更期待了：“是不是很好吃？”

我努力地忽略牙痛，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好吃。”

饼伯满意地笑了起来：“下次来买，还给你切！”

我的笑容顿时僵硬在脸上。

果然，一连好几次，买饼时，饼伯都会专门切下一个角，用塑料袋包好，递到我的手中。心情好时，我会“表演”一下咬饼子，让饼伯十分满意；心情不好时，我会把饼角裹裹，装进口袋：“我带回家去吃。”这时，饼伯就颇为遗憾：“塑料袋捂皮了，就不脆了！”我无比尴尬，赶紧催爸爸快点骑车离开。

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，如果哪天要买饼，每次骑车快到路口时，我总要求提前下来，缓缓地走过去。我是想趁着烙饼夫妇没有注意到我，从拐角溜进巷子内走一段，再坐上爸爸的车。但回家路上，爸爸有时仍会说：“大伯还问你，今天为什么没一起来呢！”我尴尬无言。回到家打开饼袋，依旧会发现，有一个小小的饼角躺在袋子中。就听爸爸说：“那是大伯特意切

小的一个角，说是专门给你吃的。”我更尴尬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爸爸说今晚吃饼。我像往常一样从后座跳下来，悄悄地朝巷口移动。可是越移动越不对劲：今天巷口的身影，没有以前那么挺拔，而是一个瘦小、精干、年轻的男人，正在挥舞着切饼刀忙碌。

这一次我没有从他们身后绕走，而是踱到了饼摊前。爸爸正好在一边付钱一边闲聊。原来，饼伯生病了，今天是他儿子来帮忙卖饼。老妇看到他后，开心地说了：“呀，丫头今天也来了！”我喊了一声“大妈好”，就站在爸爸身边，看饼伯的儿子切饼。饼伯儿子看了我一眼，冷冷的，没什么温度，把饼装好后递给爸爸，随即就开始收拾案板。

坐在爸爸的后座上，我特意打开了袋子，饼子凌乱，大小不一，像一袋七巧板。我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今天没有那个饼角呢！”爸爸不以为然：“嗨，你不是不爱吃角嘛！”我默默地扎上了袋子。我很想说觉得缺了点什么，但那时小小的我，也说不缺了什么。

再后来，不知是不是因为长大了，吃过的好东西越来越多，学业也越来越繁重，我的心思早不在食物上，渐渐地，烙饼也不觉得那么香了，而饼伯再没出现在巷口。换了一个妇人在卖饼，爸爸买饼，也不再闲聊。

当求学的我离开了故乡，又由于家里房子拆迁，一连好几年我都没有再回去原来的地方。直到有一年过年，我开车路过那个地方，隔着窗户，竟然看到了一对熟悉的身影，熟悉的热气腾腾的竹筐、棉布罩。我赶紧对一旁的爸爸说：“是以前那个脆角饼哎！”爸爸

说：“是啊，你吃吗？”

我说：“吃！”

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停车，来到了那个熟悉的拐角，熟悉的饼摊前，还是熟悉的香味。卖饼夫妇认出了我爸，高兴地攀谈。饼伯也看见了我，还是笑容满面。时光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皱纹深深地显现，白发从发丝间难以掩饰地显现出来，身型也不再挺拔，动作也变得迟缓。他说我长大了很多，女大十八变了。随后选了一块热气腾腾的饼，低着头，努力切出规矩的模样。

我试探性地问一句：“最后的角切小一点呗？”

饼伯抬头，笑眯眯地问我：“还想吃角啊？”

我笑笑，点点头。

最后一刀，饼伯切出了一个漂亮的角，和童年时的一模一样，长溜溜的一条，皮多，瓤少，依旧是我佩服的刀法。

饼伯用塑料袋精心包好递给我。为了不让饼伯惋惜脆皮变软，我随即咬了一口。还是那么的脆牙。饼伯笑着问我：“好吃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吃！”大家都笑了起来，说我不一点儿也没变。

我没想到，这一次离开那饼摊后，老家巷子便全部翻新了。之后回老家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烙饼夫妇。回忆起来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年纪。新街干净得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一样。烙饼夫妇的模样，和那再也无处可尝的饼香，也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淡忘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很想留住他们，却留不住啊。也许有些画面，只能用来道别，就像我那遥远的故乡。

人生百味

香椿

徐瑞成

老家院子西北角有两棵香椿树，比碗口略粗，高过院墙，平素很少受人关注。只有春风送暖椿树发芽的时候，家人和邻居纷纷来采摘椿芽，才突然想起这香椿树原是“宝树”。

皖北的乡村，房前屋后大多都栽有香椿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很粗壮。每至清明前后，几场春雨，香椿便疯狂地吐出嫩芽，那芽嫩得发紫，香得扑鼻。香椿芽在老家又叫作“香椿头”，是蔬菜中的上品，人们从树上摘下椿芽，用开水烫过与豆腐凉拌，或者打上鸡蛋煎炒，其味新鲜爽口，让人百吃不厌。其实，香椿芽长成只需三四日，少一天则太嫩，多一天则变老，所以采摘需要把握住最佳成熟时期。

香椿芽被称为“树上的蔬菜”，食用历史堪称久远。翻开先秦古籍，我们会发现《尚书禹贡》上有“荊州贡楨”的记载，那时的楨即香椿。《山海经》里亦有这样的文字：“又东五百里，曰成侯之山，其上多楨木。”这里的楨木即香椿。到了汉代，食椿习俗已遍布神州，至唐宋食椿更盛，曾与荔枝一起作为南北两大贡品，深受皇帝及宫廷贵人的喜爱，古诗称其“嚼之竟日香齿牙”。清朝文学家和美食家袁枚也在《随园食单》词条中记载了香椿头拌豆腐的吃法，称其“到处有之，嗜者尤众”。这些看似平常的香椿，仿佛从三千年的历史中一路走来，带着味蕾，带着芬芳，它如同一个村姑，虽然生于乡村，长在野地，却端庄秀气，更为可贵的是，它竟有一个奇香的灵魂。

家乡的农民多会在春天里食香椿嫩芽，此举叫作“吃春”，有迎新春之说，又有祈养生之意。香椿的吃法固然很多，香椿

心香一瓣

惦记一个陌生人

叶荣荣

我跟商家打交道，偏执于物美价廉又可靠周到，现实是很少有商家能入了我的眼。

有一年装修婚房，我满大街寻找合适的窗帘店。物美价廉相对好办，可靠周到不好甄别，我只有靠识人来断定。但识人会失准，表面热情诚恳，暗地里忽悠是常见的事，所以提防之心不可无。

选窗帘之前，我正在为阳台防盗窗忙活。防盗窗的商家很和气，痛快就谈好了价钱。安装时我才发现用料被偷换了，“防盗窗”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死不认账，我生气又无奈。

我不得不更加小心。就这样，我找到了阿梅窗帘。门脸简朴，干净利落，正在缝制窗帘的女主人闻声抬起的是一张诚恳的脸。阿梅热情地招呼推荐，几番下来，洞悉了我的需求心理。

“上二楼看看吧，虽不是最新的花色，但也不老套，也许有你满意的。”

二楼的窗帘布紧贴着墙壁围成了一个环，将四周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随手一拉，一个储物间状的空间露了出来。狭小逼仄，报纸糊住顶棚和墙，草席上摆放着一床被褥和三个枕头。女主人露出尴尬的神情。

“你们就住这？”

“我们是外地人，为了省点开销，就在店里凑合了。”

“条件有点简陋啊。”

“糊口谋生，没那么讲究，有个能安身的地方就行。”

我又随手一拉，窗帘后又现出了一个角落。一个女孩正躬着身子趴在圆桌上写着作业，桌子矮小，灯光昏黄。她察觉到了动静，转过脸望向我，眼神清澈流动，我心里一颤。

“要坚守原则，也许又是表象，物美价廉的标准不能让步。”我告诫自己，即便对她们生出了同情。阿梅似乎没有察觉我的心思，不厌其烦帮我挑选，最终让我满意而归。

到了约定安装的日子，我蹲在阳台上正为如何把岳母赠送的八骏图弄上墙而发愁，男主人扛着梯子来了，同样是一张

腊肉、香椿豆腐、香椿炸鱼、香椿炒蛋，但不管哪种吃法，那种醇厚的味道都会让人一朝入口、三春不忘。有经验的老农说，香椿最佳的是头茬，散发着特有的又不同于花卉果蔬的清香，质量可谓上乘；到二茬时叶片就开始薄瘦了，味道也随之减半；三茬更更差了，而当芽与叶完成了变换，则口感变得苦涩，香味全无了。当地的菜农颇有创意，用红头绳把头茬的椿芽扎成小捆，整齐地摆在集市的菜摊上，美其名曰“江淮名蔬香椿头”，价格不菲，销得亦快。

民间有云：“三月八，吃椿芽。”农历三月，正是采摘香椿的盛季。早年，在淮河边的一所农村学校任教时候，课外活动时间常和师生一块儿摘椿芽、挖野蒿、捡河蚌、采榆钱，其中摘椿芽最上心。教学楼后就有一棵老香椿树，已有几十年光景，枝干健壮。那些嫩嫩的芽子，被阳光穿透成靓丽的紫红，闪着淡淡的油光。大家站在房顶，手执长杆，将那些可爱的芽子引入铁钩里，然后轻轻抖动杆把儿，只听脆脆的“叭”地一声，一簇香椿头就应声飘落了下来。椿芽稍作加工，即成佐酒小菜。大家围坐一块，品椿换盏，好不惬意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家乡。每年总会在春天里收到母亲捎来的嫩香的椿芽，这让我虽在他乡，却并不觉得孤寂。那记忆中的香椿，从此便结满了浓郁的乡念。

不觉又是一年春来到，此时家乡的香椿也早该发芽了吧。我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那些竞相生长的紫红色的椿芽，仿佛又看到大伙儿在香椿树下欢呼着采摘的情景，心便不由得沉醉了。

诚恳的脸。他谢绝了我的茶水，马上专心干起活来。我背着他反复检查窗帘布料，没被掉包。

“你看看”，男主人完活让我验收。色彩图案大气朴素、做工细致完美、安装妥帖精细。我在心里暗暗赞叹。

他跨出门的一刹那，又扭过头来，“你是不是打算自己装十字绣挂图？”我连忙点头。

他二话不说，放下刚刚收拾好的家伙什，很认真地描线、画点、打眼、上墙、修正，专注得如同他的本职。我好感爆棚，庆幸自己这次寻到了好商家。不禁唏嘘感慨，同样都是商家，差别怎么这么大？

千恩万谢送出门，我怎么发念叨，“下回装修新房一定还找阿梅。”

七年后，疫情正肆虐，我又一次装修新房，立即就想到了阿梅窗帘。当我兴冲冲地站到它的面前，却已改换门庭，变成了五金零售部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

“他们两年前搬到车站旁的建材市场去了。”卖五金的是个小年轻。

“为什么搬那么远？”

“房租便宜呗。”

建材市场的很多店铺都关着门。我急切地寻找那张诚恳的脸，来来回回拉网几趟，都没有下落和讯息。

我怀疑小年轻是不是记错地了。小年轻很肯定，“没错，是建材市场。肯定是关张回老家了，现在这生意也不好做啊。”

失望钉在我的脸上。

小年轻一脸的不屑，“不就是做窗帘吗，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？”

一股“电流”击穿全身。我极力按捺起伏翻滚的心绪，一字一句郑重回应道，“做窗帘的满大街都是，童叟无欺、服务周到、乐于助人却没有几个。给一次回头的生意，给好人站个队，让好人都有好报，有错吗？”

小年轻怔住了。

好人有好报，好人才会越来越多。阿梅窗帘有好报了吗？

我发现，我惦记上了一个人，一个诚恳的陌生人。

仁菠菜两道菜，我们两个女生，香喷喷地就着菜，吃了两大碗米饭。室友抹着嘴说：小元，我要是个男人一定娶你！我止不住哈哈大笑：姥姥说得对，凭我自己，能将自己照顾得舒舒服服的，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呢？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分配到父母所在小城的一个完全不对口的单位。我愤而辞职，决定去外面闯世界，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还是姥姥最后说：小元主意已定，还是依着她吧，趁年轻出去闯闯，不是什么坏事。出外谋生的日子是艰辛的，在应聘了N家公司全无结果之后，为了糊口，我找见活儿就干。我发现，是姥姥为我的独立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做过的很多工作都与姥姥教给我的本领有关，我在饭店配过菜、为大厨打下手、在绣厂绣过花、在成衣厂打过工。

不管遇到什么风雨，我都跌倒了再爬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
姥姥那看似朴素老套的教育孩子的理念，其实说穿了就是锻炼一个孩子，靠自己双手劳动的能力、健康生活的能力，还有坚强达观的生活态度，这些，让成长中的我，终身受益。

凡人心迹

古城听柳

涂德轩

夜，春雨淅沥，浅唱低吟，似乎在谱写一曲婉转的旋律，也有一些调皮捣乱的，叮叮咚咚地敲打着窗棂上的玻璃或在雨搭上蹦跳的声音。好想随春风春雨去赴一场关于春天的约会，因料峭的寒，临门迈着的脚又有些望而却步了。

料峭的春风，越吹越软。不再吹得城砖呼呼作响，而是轻柔地吹拂着每一块蕴含故事的青石。石缝间渐渐地变翠变绿了，愈发丰盈起来了。

此刻，让我们的心灵追随着春雨的足迹，一起出去走走吧。赶着季节的风，走在绵绵细雨的城根脚下，去看一看蜿蜒的古城墙下小草们和护城河堤旁的杨柳，想想就有诗意。

寂寥而宁静的石径路，少了行人的脚步，多了些春雨的嬉戏，也是一番热闹，一派春和景明。小草儿在细雨中一路欢快地奔跑着，从城根脚下，打着滚儿，欣欣然地跑到护城河边，看春水潺潺、鱼虾嬉戏，小草们哪能不被吸引？你看，每一棵草、每一片叶都挂满雨滴，任那雨往下压，也不及小草向上的力，那是要和春风拥抱一下。

春风乍起，早春的柳是温柔的、轻盈的、婆婆的。在有雨的夜，柳枝在缠绵的春雨中舞着，随风摇曳。那鹅黄的嫩芽一个个绽放在绿丝绦间，喻着那一汪碧绿的护城河水，张扬着鲜活的生命力。柳儿吐纳着深深浅浅的柳绿，温柔了春。柳树把柔软的枝条伸入河中，把鱼虾都召集过来，伴着淙淙声，呢喃着小城之春。

此刻，春天早已无处不在，随春风春雨渗透在每一块天地间。那就让我们随春雨的脚步走在城根深处，抚摸着那厚重而古老的城墙，轻轻踏在浅草没马蹄的小道上，依着垂杨柳，望着一江春水。那就顺手把手边的柳条轻轻摘下，做成柳笛吹出春的旋律。

笛声从护城河畔响起，就如这春雨里的生命蓬勃生长。



古城之夜 冯旭摄



传承 叶国卿摄

岁月留痕

亲亲的蔬菜

何愿斌

小区菜市场的摊位是相对固定的，入口处肉案、鲜鱼，其次是蔬菜区、熟食区，有条不紊。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总会有一些没有固定摊位的散户，他们大多数来自附近的郊区乡村，将自家多余的青菜带到市场，换一点肉食或者日用品。一杆老秤，一条蛇皮袋，一堆青白菜蔬，他们蹲守在狭小的阵地前，开始了一个清晨的期待。

这些蔬菜有的摘拾于凌晨，露水漉漉。有的整理于寒夜，码放齐整。农家小菜不打药，不注水，不隔夜，我看见它们，总会多出一份亲切。我喜欢蹲下身子，抚摸一棵棵白菜、一根根萝卜，和农户拉拉家常，询问几句气象。

农户要价实诚，无须砍价，也不会干缺斤少两的事，卖完了还会添一把小葱，像嫁女儿一样把心爱的菜蔬嫁出去，心里头会有莫名的喜悦和祝福。

我在儿时陪同父亲卖过蔬菜，用一篮子红薯换得一册图书或者笔记簿。父亲的菜篮子停留在喧嚣市场一角，渺小得像菜叶上的露滴。我体验过数零钱快乐，听见秤盘里硬币叮当作响，仿佛聆听到清泉破冰般悦耳的音乐。我们兄妹读书十余年，双亲也卖了十几年小菜。如今，每次回乡，母亲都要将我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，在城里吃着家乡菜，就又一次次闻到泥土的芳香。

一个寒暑过去，我也悟出，世上很多事情道理都是相同的。在学习上，我比以前认真细致多了，也有耐心多了，作业本也干净了许多，这都是做针线活儿培养出来的。

上大二那年，我失恋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我往家里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好是姥姥，我叫了声“姥姥”便哇

地哭了出来。姥姥焦急地说：“小元，你不要急，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啊！孩子，你会做饭，饿不着，会缝衣，冻不着。你自己能顾得了自己，就是最大的福分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！”想也没有想到，姥姥自顾自地说完，居然挂掉了电话。我一个人握着听筒呆立了半天。

宿舍里只有一位女生，她居然对着一床被子在落泪，我明白了，接了她手里的针线，手起针舞，几分钟就将脱开了一大截儿的被边缝好了，她兴奋得跳起来连连说要请我吃饭，她拉着我跑到校外的一家很安静的小餐馆。餐馆的伙计像个笑面佛爷似地对我们说：大学生，对不起，我们师傅有急事出去了。舍友转身欲拉我走，我笑笑说，不必，还正合适呢。我来到厨房，不一会炒了鱼香萝卜丝和虾

意。哈哈，我真开心，放长假的时候，我跟着姥姥纳什么百福千寿鞋垫，绣一些花样简单的花。姥姥告诉我慢慢来，慢功出细活，累了就让我下楼去“松散松散”，或者让我自己听歌听碟，因为姥姥喜欢唱戏，看戏，她说这样高兴，觉得活着有劲，所以姥姥就让我“高兴”、“有劲儿”。常常是我们祖孙俩，脸对脸地做着针线活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哼着曲儿。

一个寒暑过去，我也悟出，世上很多事情道理都是相同的。在学习上，我比以前认真细致多了，也有耐心多了，作业本也干净了许多，这都是做针线活儿培养出来的。

上大二那年，我失恋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我往家里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好是姥姥，我叫了声“姥姥”便哇

往事随想

姥姥教我针线活

刘慧萍

地哭了出来。姥姥焦急地说：“小元，你不要急，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啊！孩子，你会做饭，饿不着，会缝衣，冻不着。你自己能顾得了自己，就是最大的福分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！”想也没有想到，姥姥自顾自地说完，居然挂掉了电话。我一个人握着听筒呆立了半天。

宿舍里只有一位女生，她居然对着一床被子在落泪，我明白了，接了她手里的针线，手起针舞，几分钟就将脱开了一大截儿的被边缝好了，她兴奋得跳起来连连说要请我吃饭，她拉着我跑到校外的一家很安静的小餐馆。餐馆的伙计像个笑面佛爷似地对我们说：大学生，对不起，我们师傅有急事出去了。舍友转身欲拉我走，我笑笑说，不必，还正合适呢。我来到厨房，不一会炒了鱼香萝卜丝和虾

意。哈哈，我真开心，放长假的时候，我跟着姥姥纳什么百福千寿鞋垫，绣一些花样简单的花。姥姥告诉我慢慢来，慢功出细活，累了就让我下楼去“松散松散”，或者让我自己听歌听碟，因为姥姥喜欢唱戏，看戏，她说这样高兴，觉得活着有劲，所以姥姥就让我“高兴”、“有劲儿”。常常是我们祖孙俩，脸对脸地做着针线活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哼着曲儿。

一个寒暑过去，我也悟出，世上很多事情道理都是相同的。在学习上，我比以前认真细致多了，也有耐心多了，作业本也干净了许多，这都是做针线活儿培养出来的。

上大二那年，我失恋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我往家里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好是姥姥，我叫了声“姥姥”便哇